

王云高



长江文艺出版社



王云高

明星恨



030170

明星恨

王云高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仙桃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插页 230 000字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54—0055—8/I·51

统一书号：10107·601 定价：2.15 元

印数：1—63 300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它以主人公黄剑魂、陶凤鸣为中心，集中描绘了半个多世纪前，在广西一角发生的一场触目惊心的特殊斗争。地方军阀头目黄乐山的倒行逆施和极端的淫乱暴戾，不仅造成多起血的惨剧，而且酿制了一桩人间奇案：儿子成了父亲的岳丈，女儿作了妈妈的婆母。作家通过这起悖人情、乱伦理的婚姻，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反动的封建军阀割据势力，以及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作品悬念丛生，波澜迭起，色彩纷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那流布于字里行间浓郁的恋人、夫妻、母女、师友之情，读来令人心灵震颤不已。

目 录

楔 子	1
一 竞选酒改装生日酒 祝寿人翻作吊孝人	9
二 洒泪楼前 娇儿别慈母 进言膝下 稚子谏严亲	23
三 聆明教堂前晤父执 顾清曲廊下慕歌伶	33
四 花明柳暗 桥畔识伊人 饮水思源 孟兰思阿母	40
五 半月抄书 深情嗟莫达 一宵聆曲 夙愿喜初偿	46
六 抗危机琼瑶联族谊 瞒真相薛氏扮欢容	54
七 雾里观花 书生瞻泰斗 镜中取月 学究训顽徒	62
八 情婢感痴郎 戏中出戏 严父申逆子 仇上加仇	70
九 逐小妾父子释嫌 赋菠萝情人话别	83
十 金蝉脱壳 席前飞彩凤 李代桃僵 楼上困芳仪	92

十一	赶鸟入笼幕僚施计	
	投师就范美玉蒙尘·····	98
十二	辣手摧花武夫施暴	
	命笔杀人文痞作依·····	109
十三	有父不仁 睚眦俱裂	
	无门泣诉 生死皆难·····	117
十四	以伪乱真幕僚命笔	
	误虚为实女伶投江·····	123
十五	求友声 法院陈真相	
	怜同病 冤家认同仇·····	134
十六	池畔会故夫 歔歔话旧	
	酒楼交新友 慷慨解围·····	154
十七	章鸣甫寄迹“乐尧天”	
	黄剑魂始遇岐山凤·····	164
十八	重义轻生 抬棹谋衣食	
	离经叛道 下海着歌衫·····	172
十九	楚歌四面奸商用计	
	慈心一片老母挥金·····	186
二十	饥寒线上结成鹣鲽情	
	武夫枪下逼出鸳鸯偶·····	192
二一	乐尧天状元含恨着蟒袍	
	纠时弊书生洒泪填新曲·····	197
二二	断头七怒砸审判庭	
	朱紫珊续访奇婚案·····	208
二三	师徒重聚 凤鸣说旧情	
	冤家相逢 剑魂推新戏·····	218

二四	叛逆子枪下完成叛逆事 凤凰侣阱中结就凤凰姻.....	234
二五	往事如烟英雄气短 前程似雾夫妇情长.....	248
二六	三年故纸 旧雨动深情 一曲清歌 庐山露真面.....	254
二七	黄剑魂警言回噩梦 陶凤鸣忍死报深仇.....	263
二八	哀曲别梨园 双星抱恨 歌衫传道友 词客伤情.....	269
二九	二姨太勇救同仇 黄剑魂手刃元凶.....	275
三十	生死之间妻子情深 爱恨交融艺徒谊重.....	293
三一	烟屎金移祸窃权柄 朱紫珊抚孤寄痴情.....	299
三二	送新衣琼瑶遴助手 受戒指剑魂膺重任.....	315
三三	代母为媒孤儿说项 藏珠剖腹游子还乡.....	323
尾 声		335

楔 子

一九五三年，我奉调到新成立的省文工团粤剧分团当创作员，这是以一个民间粤剧班子为基础组建的。团长韦玉兰本人就是解放前蜚声剧坛的著名花旦。到职不久，剧团便奉上级指示，在省垦殖局政治处张主任率领之下，到新创办的橡胶垦殖场去作慰问演出。

那时的“秀才”还没有开始贬值，为了表示优待，张主任让我和团长一起，跟他坐在美国小吉普上作为全团的先导。托福，我能够就近地观察了这位老同志。他年近五十，身材颇长，谈吐行动之间流露出一种读书人的儒雅和军人的利索兼而有之的风度，叫我摸不透他的出身。

车子在桂南寂寞的丘陵地带上奔驰着。

“好不容易呢，小伙子！”为了排遣长途行车的寂寞，张主任向我们打开了话匣子，“盼望已久的五年计划建设开始了。中国人民在赶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之后，又迅速治愈了战争的创伤，现在终于放开手脚建设社会主义了——小伙子，你知道橡胶对我们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吗？”

这位领导同志的盛情难却。我于是硬起了头皮，准备接受他一堂形势报告兼专业技术课了。唉，都怪我，老想享受小车优待，瞧吧，自投罗网了不是！

这时，却听到我左边的左边，我们的团长俏皮地插话：“但是，张主任，你懂得一位夫人对领导干部的重要性吗？你打算用几个五年计划来完成这个工程呢？”

我“噗哧”一声笑了，心头漾起了一种解脱般的快感。这位四十出头的老大姐也真泼，她就敢对那么大的干部（五十年代跟如今不同，一个处级干部在我们看来就是个庞然大物了）开这样的玩笑！只是，张主任，那么大的年纪、那么大的官儿，为什么还打着单身呢？——我心头又升起了新的疑云。

张主任不知是久历沙场呢，还是纯粹由于一个老单身汉的麻木（由于过分敏感而形成的麻木），只是略为踌躇了一下：“‘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过去是忙着打仗，现在又要忙着建设——你知道，橡胶，这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原料，国际资产阶级对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不大了解，很不友好。卖给你生胶，就是很大的面子了，那橡胶的种籽他们可是垄断着，怕的是我们有了自己的橡胶工业，他们就失去了推销产品的市场。所以，我们祖国虽然有广阔的亚热带地区，却没有一棵自己的橡胶树……”

唉，又来了！你知道啥叫“三句不离本行”吗？这就是一个绝妙的典型！

可是，唱戏的似乎也并不容易对付，韦大姐仍然紧盯住不放：“仗是打了一场又一场，朝鲜的那一仗看来也快打完了。那建设，可好象没个忙完的时候。你要不忙，莫非要等到退休那天再解决成家的问题？”

这话有理论，有水平！张主任没说的了，车厢里没声没息。车子在寂寞的桂南丘陵上驰行。

韦大姐对他又是可怜、又是好笑：“我说，这次演出回来，我跟你找我那师姐摊摊牌好不好？她不是说要学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吗？十八年也得有个尽头！”

“都二十二年了。”张主任同感地说，“只是，眼下实在也是忙。友好国家给我们转手送来了第一批橡胶树苗，国家把它交给我们，要我们把它栽活。我们珍重得什么似的，捧在手里怕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赶忙种到地里。好容易定根了，长出新叶了，没想到老天作对，向来没有冰霜的桂南丘陵，今年连续发生几天霜冻。工人们采取了各种防寒措施，就差没有抱上被窝跟胶苗睡觉了。就这样，胶苗还是发黑，变枯，千多号人的心血，终于毁于一旦！”

韦大姐终于生气了：“得了得了，我看工人没干的事你就该干，从今天晚上开始，你就抱上被窝跟橡胶苗睡觉去！”

张主任还是那么一股倔劲：“别偏激嘛！局里成立了橡胶生产指挥部，要我当这个总指挥，这次带你们去，一来是鼓劲，二来是了解情况。这个问题不解决，老把我们的橡胶生产基地建立在收买破烂轮胎的小贩肩膀上，你说那日子好过？”

这就来了点悬念了！韦大姐似乎是有心拉线，张主任好象又并非无意结交，可是那位“师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寒窑十八年，相思廿二载，又是个什么来历？充填在这二十二年之间的又是个什么样的故事？……所有这些，无不引起我这个创作员的兴趣。

我想直接询问，可是两位当事人一个是讳莫如深，一个

又只好欲言又止。我还没想出旁敲侧击的采访路子，车队却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在垦殖场，团长和演员们忙着演戏，张主任这个领队却把我们撂在一边了，只忙着去视察灾情，研究对策，大会小会。就是慰问的对象——橡胶工人们，似乎也忙得连看戏的心情也没有，来的稀稀拉拉，没看到一多半，便又稀稀拉拉地“抽签”走了。我这个新来的创作员到处穷凑合，可又忙不到点子上。只被这个悬念困扰着，见天抽空便去找场秘书聊天，希望能发现些什么宝贵的线索。

场秘书叫黄星，二十三岁，身材颀长匀称，算得个俊美青年。不知是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呢，还是被我缠得厌烦了，有一天终于说：“抽空我给你写信问问我妈，我妈跟他俩都挺熟，说不定能给你找到那个叫‘灵感’的材料。”

正是天缘凑合！当天，张主任决定把黄星调到垦殖场驻省办事处工作，黄星就兴高采烈取了证明，办了手续，搭乘我们的车回到省城。

垦殖场办事处在省城南门外，据说原来是黄星的外婆家。一所寂静的院落，平淡无奇。只是紧靠北墙，有一棵枝叶扶疏的木菠萝树。这种树，果实看来丑陋非常，打开瓢子，却又香甜无比。而且，这些硕大无朋的果子又与众不同，不肯老老实实地结在枝头，却要别出心裁地在树杈上、树干上、甚至在树根上安家，仿佛造物主特意地卖个破绽，将幸福埋藏在粗犷的包装里似的。

院北一栋两层旧式楼房，深深地切进北墙里，把院子弄成了个“凹”字。办事处主任老何告诉我们，那小楼就是黄星妈的祖居。“老太太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祖宅，只好尊重她的

意志。”

“我们办事处的业务，无非是要保证场里的物资需要，当前首先是解决种籽问题。人是一茬一茬地来局里闹，可是局领导又生不出树籽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光发狠又有什么用！”

就这样，我跟他们交上了朋友。回剧团之后，没事常到这菠萝院里来跑。当黄星正为未能为我找到灵感发愁之际，一天，却听到一派音乐，铮铮琮琮地从北楼飘来了，那音色和音量，象是扬琴发出的。听那旋律，仿佛是广东音乐，什么曲调，我那时还分不清楚，只觉得低回宛转，幽幽咽咽，如泣如诉，在此刻的心境下，我听来直想掉眼泪！便向黄星问道：“这是什么曲子？”

“《双星恨》。”他似乎沉醉了，不想多言。

“谁在弹？”

“我妈。”简洁得无以复加了。

直到一曲终了，我们没再谈一句话。

第二天，我终于叫黄星陪同，去见了他的妈。跟她儿子不同，她是个苍白、瘦弱的老妇人，谈吐文雅，举止安详，只是仿佛有病在身，看来愈弱得很。而我们又是初逢乍见，没多少好谈的。我很快就告退出来了。

当晚，琴声又响起来了，还是《双星恨》。

我忍不住，便问黄星：“你干吗要把母亲单独留在城里？”

“她不愿离开这个小院。”

又说完了。我还是不得要领。这两代人，象是一个谜！回城以后，张主任也到剧团里来过几次。团里的人们都

说这位领导同志真够朋友，挺关心人的。只有我心中明白，他关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你看他每次来都要去找我们的团长韦大姐。

韦大姐接待他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他离去的时候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我知道，橡胶种苗的问题迄今尚无着落，那末，高兴的该是他自己的事——人，毕竟是人，哪怕是个老革命，而且在坚持了几十年独身生活之后！

有一次，韦大姐竟然当着我的面通知他：“口风松动了。”——我知道，那是说她的师姐！

可是，偶然的事件又改变了大好的形势——

元宵之夜，我到黄星房里闲聊。在固定的时间里，琴声响了。可是，刚奏了几个乐句，便在一个乐句中一个小节的一半处停下了。我们正在惊疑，忽听得有人急促地敲门。开门看时，办事处主任老何十岁的儿子小冬冬闯进来，气急败坏地说：

“黄叔叔，你们家来了特务！”

我们二话没说，披上衣服就上北楼。

老太太的房里挤着几个人，除了老何之外，还有当地派出所的一位民警，再就是一位穿西装的老人，我们进去的时候，只见那被误解为“特务”的老人已单膝向老太太跪下去了：

“这些年来亏了你了！”

老太太慌乱地站了起来，说：“你这是怎么啦？大庭广众的，也不怕别人笑话！”

来人嘟嘟噜噜，含混不清地说：“我是个不尽责的父亲……”

老太太从人群中看到我们俩，便叫：“星儿，快来见见你爸爸！”

黄星怔住了，磨磨蹭蹭地不敢向前。

“快点呀，这就是你的亲爸爸！”

黄星望了望老何和民警同志，得到肯定的证实之后，终于上前一步，怯生生地吐出了那个神圣而又陌生的词。

我顾不上看黄星的表情了，只起劲地打量着来人：那是个面目黧黑、有着满脸深刻皱纹的老头子，一部西方式的络腮胡子，使他显得更为苍老。只有那双在浓浓的眉毛下，深深的眼眶中闪着光的眼睛，使得每一个与他对视的人都感到一股无形的灼热，仿佛那是两颗暗淡已久的炭火，在故乡的空气中才熊熊燃烧起来。不知是受伤还是疲劳，他的脚看起来有些跛。

从轮廓来看，他确乎有点象黄星。等到我们注意力重新集中过来倾听的时候，来人已经约略谈了自己在海外的经历。大致是说他在海外找到了母亲，还有表妹孔琼瑶——一个橡胶园主的遗孀。母亲曾经想促成他们的婚事，他逃婚了，到一个橡胶园做工。这次回来，还冲破了特务的封锁，带回了“几颗橡胶种”！他说着，弯腰卷起了裤腿。于是，我们看见，一圈一圈的，他腿上扎满绷带！

他一圈一圈地把绷带解开。我们看见，腿肚子有一条近五寸长的刀口。他找来剪子，一边咬着牙剪断缝口线，一边轻轻地说：“他有千条禁令，我有一颗归心！”

等他拆完缝口线，龇牙裂嘴地轻轻掰开伤口时，我也不禁惊呆了——他从那里边抠出五颗血淋淋的种籽——我们急需的橡胶树种。

老太太深深地激动了，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就要回拜：“你对家庭虽然没有尽责，但对于祖国、对民族，你是个忠诚的儿子。”

不消说，是我们把她拦住了。

也不消说，这位栽培橡胶的行家，连同那五颗橡胶树籽将成为垦殖场新的冲刺的起点。

后来，我向黄星了解了事件真相——一个与橡胶无关的故事。如果有读者看了，感到它有点象《拍案惊奇》的话，那末，我只能说，经过五百多年之后，我们这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封建势力与《拍案惊奇》的时代依然有很多相似之处。想到这一点，倒是真正令人“拍案惊奇”的！

一 竞选酒改装生日酒 祝寿人翻作吊孝人

七月的午后，大南风把满天的雨云都扫到县城上空来了。古老的源州县城就象加了盖子的铁锅。房屋和街道都散发着闷人的热气。数万居民被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三五成群地各自寻找消暑的去处。

这时正是一九二九年，冰室还躲在京津沪穗四大都会里不肯下嫁。没福的小县镇的生灵们，年轻的干脆跳到绕城而流的绣花江里去泡着；女人们则抱着绩麻篮、草鞋弓到树荫下吹风；而有头有脸、当家理事的男人们，则聚集在茶馆中和好客的邻居的“骑楼”下，泡上一壶茶。在这样的场合，左邻右舍，南乡北里的一些秘闻轶事就发挥了杯中茶叶的同等作用，给闲得无聊的小市民生活增添一点滋味和兴奋。

生活是仁慈的。当琐碎的话题和再冲三泡之后的茶渣一道变得淡而无味的时刻，它及时送来了营养。看，横贯县城主要闹市的紫来街的新式水泥路上，自西而东，摆过来了一支队伍，吹吹打打，抬着寿桃、寿面和各式各样可吃、可穿、可用的寿礼，打着“仁者寿”、“泽及桑梓”之类措词的寿幛，

向城东绣花江畔的鸣鹳园别墅走去。

队伍尚未过完，沿路的茶碗里已经泡满了“新鲜滚热辣”的话题：有的讨论那寿幛上的书法、考证它是否出自县立高等小学堂的陆校长的手笔，这位自命饱学的通儒去年在省城《商民报》上写了一首打油诗挖苦了一通寿星公，如今为何又投到了他的门下？有的猜测那座纯由银元组成的“寿”字屏，是集资还是独办的寿礼；最后，一些熟悉内情而又细心的市民则发现寿礼担内没有了往年必备的灵山荔枝珍品“糯米糍”，从而推断那嗜好荔枝的广东婆——二姨太杨氏是否还在人间？

这一场舆论的中心，是座落在街北中段的通海茶楼。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打听到，今天是鸣鹳园别墅的主人、原宁武军司令黄乐山的六十一岁大寿。虽然他那个宁武军，七拼八凑不过五千多人枪，前年“四·一二”以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四千块银元的程仪，好容易获得了九江方面派来的特使的承认，得了个“国民革命军南路第一独立团”的番号。但是，这两年升降浮沉之后，桂系中的新生力量好象又不怎么买九江方面的账了，他在这南天一角也并未能打开多大的局面，反而被挤兑着宣布引退了。虽然队伍未散，指挥权也仍然保留在他亲信的手中，但他本人毕竟已算是“布衣之身”了，今天只算得以一个老百姓的身分过生日。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今年夏天以来，反九江的那一派势力又好象逐步失势了，部曲倒戈哗变的消息时有所闻。黄乐山虽然退隐园林，依然眼观四路，耳听八方，他不失时机地宣布要参加省参议会议长的竞选。今天的聚会，谁都知道，名曰祝寿，实际上则是老部下们重新集结的一次检阅，